

# 新时期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面临的 问题与对策思考

——基于国外导师选择的视角

朱家华<sup>1</sup>, 曹扬悦也<sup>2</sup>, 汪 洋<sup>1</sup>, 雷鹏正<sup>1</sup>, 侯艺华<sup>3</sup>

(国防科技大学 1. 气象海洋学院; 2.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3. 研究生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作为该项目中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留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如何选择国外导师是决定留学效益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以国外导师选择为视角,从导师学术生命力、专业关联程度和政治因素影响等方面,分析梳理了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国外导师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并根据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要求和当前国际形势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思考,给出了针对学生、派出单位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具体建议,可为进一步提高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 博士生; 联合培养; 导师选择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4043 (2024) 01-0026-07

## Problems Faced by Government-Sponsored Joint PhD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Possible Solutions

###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oice of Foreign Supervisors

ZHU Jiahua<sup>1</sup>, CAO Yangyueye<sup>2</sup>, WANG Yang<sup>1</sup>, LEI Pengzheng<sup>1</sup>, HOU Yihua<sup>3</sup>

(1. College of Meteorology and Oceanography; 2. College of Basic Education;

3. Graduate Schoo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Postgraduate Program for Building High-level Universities”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The government-supported joint PhD students belong to the high-level internationally-cultivated talents, and their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broad deserve in-depth analyses and consideration. Among these problems, the choice of foreign supervisors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y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ection of foreign supervis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selection of foreign supervisors from the aspects of supervisor's academic vitality, the degree of professional relev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addition, relevant problems are broadly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pecific

收稿日期: 2022-09-19

基金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8-H863-05-ZT-001-005-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21015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208297)

作者简介: 朱家华(1991-),男,江西南康人。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研究。

suggestions for students, organizations and universities those students affiliate to and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are given, which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supported joint doctoral students.

**Key words:** the new era; PhD students; joint-training; selection of supervisors

一、引言

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旨在推进建设高水平大学，并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sup>[1]</sup>。在该纲要的规划指导下，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07年1月8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首批有关高校共同签署了《合作开展“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协议书》，至今该项目已签约国内高水平高等院校189所<sup>[2-3]</sup>，累计选派超过十万名优秀研究生赴国外一流院校、师从一流导师进行留学交流，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拔尖创新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sup>[4-5]</sup>。

由于联合培养这种资助方式能够更有效地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资源，资助成本低，留学收益转化快，因此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推进过程中，联合培养博士逐渐成为

国家公派留学研究生的主要方式，也是历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选派计划中人数最多的人员类别。图1展示了该项目2007—2022年的计划选派留学人数。从2007年选派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开始，在该项目实施的第一个五年阶段（2007—2011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数量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数量各占一半。自2012年开始，国家大幅增加了对联合培养博士的资助力度，在该项目实施的第二个五年阶段（2012—2016年），计划选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数量基本呈现逐年500人的增长幅度。直到2020年和2021年，相对于每年基本保持在2500人左右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人数，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其3倍以上，占当年计划选派留学研究生人数的77%左右。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影响，2021年和2022年派出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数相比2020年有所减少，但按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近十年的人数平均增长率可以预见，在今后的若干年内，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人数极有可能突破万人。



图1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07—2022年计划选派留学人数总览

随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他们在留学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典型困境也逐渐显现。相比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

研究生的留学时间通常较短。为了能在短时期内快速适应海外学术环境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留学前后的专业对口程度

上往往要求更高，而留学后的专业方向则与所选国外导师的研究兴趣息息相关。此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由所在海外高校考核其留学成果，而联合培养博士通常没有海外高校学籍，其管理通常采用教授负责制<sup>[6]</sup>，即由国外导师对联合培养博士的培养效果直接负责。因此，国外导师对其留学期间学术产出的价值判定具有较大话语权。由此，合理选择国外导师是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规避留学困境、提升留学效益的关键之一。

目前，国内针对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问题的研究仍十分薄弱，鲜少有相关内容在公开刊物发表，深入研究该问题对提升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以上分析以及国家公派留学项目中联合培养博士人数的增长趋势，本文以国外导师的选择为视角，从导师学术生命力、专业关联程度和政治因素影响等方面，着重讨论分析新时期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规划要求和当前国际形势，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给出具体建议，可为进一步做好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派出和培养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 二、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国外导师及留学情况调研

首先，留学时间是否足够产出学术成果。充足的学习时间往往是优秀学术成果产生的重要保障，相较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3~5 年的学术积累时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通常只有半年到两年的留学时间。虽然不排除部分特别优秀的联合培养博士能够很快地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节奏，

但考虑大多数学生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左右来适应语言及科研环境，因此他们在海外开展高效研究的时间一般较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导师在科学研究和生活上的全面指导和帮助，将大大缩短学生的留学适应期，使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产出学术成果。

其次，留学专业是否与国内专业对口。大多数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出国前已明确研究方向并完成课题开题，他们在国内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赴海外联合培养后，其下阶段研究的开展由国外导师直接负责，即国外导师对他们的后续培养有较大话语权。如果国内与国外专业对口程度较低、导师期望的研究侧重点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国内的前期积累白白浪费，致使其难以在规定的时限内达成预期的学习目标。另外，由于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通常需要在国内申请学位，留学结束归国后，他们往往还需要根据出国前已完成的开题报告开展后续研究。如果出国前后的研究工作连续性较差，可能会出现留学期间研究不能裨益后续国内科研工作等情况，导致学生毕业受到影响。

再次，留学效益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冲击。有研究指出，自 2012 年至今，超过 55% 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目的地为欧美国家<sup>[7-8]</sup>。随着近些年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不少导师对我国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表现出了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导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接受指导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了很大限制。

为此，本文调研了 25 名近五年已经完成国家公派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对其国外导师情况以及留学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部分共性的结果和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参与调研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留学情况概览

| 序号 | 留学国家 | 导师年龄 | 华人导师 | 我国/外国院士 | 2020 年学校 QS 世界排名 | 留学期限 | 国外导师专业方向 | 与国内专业对口程度 | SCI/顶级会议论文数 |
|----|------|------|------|---------|------------------|------|----------|-----------|-------------|
| 1  | 英国   | 40   | 是    | 否       | 126              | 2 年  | 电子与电路系统  | 比较对口      | 6           |
| 2  | 瑞典   | 50   | 是    | 否       | 98               | 2 年  | 地理信息与遥感  | 比较对口      | 4           |
| 3  | 德国   | 63   | 否    | 否       | 179              | 1 年  | 信息与信号分析  | 比较对口      | 2           |
| 4  | 英国   | 65   | 否    | 否       | 7                | 2 年  | 天体物理学    | 不对口       | 2           |
| 5  | 澳大利亚 | 55   | 否    | 否       | 38               | 2 年  | 优化算法与控制  | 比较对口      | 0           |
| 6  | 澳大利亚 | 71   | 否    | 是       | 238              | 2 年  | 信息融合处理   | 比较对口      | 5           |
| 7  | 美国   | 49   | 否    | 否       | 3                | 2 年  | 心血管内科    | 比较对口      | 0           |

续表 1

| 序号 | 留学国家 | 导师年龄 | 华人导师 | 我国/外国<br>院士 | 2020 年学校<br>QS 世界排名 | 留学<br>期限 | 国外导师<br>专业方向 | 与国内专业<br>对口程度 | SCI/顶级会<br>议论文数 |
|----|------|------|------|-------------|---------------------|----------|--------------|---------------|-----------------|
| 8  | 美国   | 30   | 是    | 否           | 215                 | 2 年      | 电子计算机科学      | 很对口           | 3               |
| 9  | 瑞士   | 42   | 否    | 否           | 6                   | 1 年      | 地理测绘         | 比较对口          | 1               |
| 10 | 法国   | 66   | 否    | 否           | 262                 | 2 年      | 估计与检测理论      | 不对口           | 3               |
| 11 | 意大利  | 44   | 否    | 否           | 500 +               | 1 年      | 波形设计与优化      | 很对口           | 1               |
| 12 | 澳大利亚 | 66   | 否    | 是           | 38                  | 2 年      | 口腔医学         | 很对口           | 5               |
| 13 | 加拿大  | 67   | 否    | 否           | 20                  | 1 年      | 激光物理学        | 比较对口          | 1               |
| 14 | 荷兰   | 60   | 否    | 是           | 64                  | 2 年      | 信息检索         | 比较对口          | 3               |
| 15 | 荷兰   | 46   | 否    | 否           | 50                  | 2 年      | 电磁散射与反演      | 比较对口          | 6               |
| 16 | 澳大利亚 | 68   | 否    | 是           | 38                  | 1 年      |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 比较对口          | 2               |
| 17 | 澳大利亚 | 38   | 是    | 否           | 140                 | 2 年      |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   | 比较对口          | 1               |
| 18 | 澳大利亚 | 51   | 是    | 否           | 43                  | 2 年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不对口           | 2               |
| 19 | 瑞典   | 46   | 否    | 否           | 92                  | 2 年      | 声纳信号处理       | 比较对口          | 2               |
| 20 | 新加坡  | 53   | 是    | 否           | 11                  | 1 年      | 雷达信号处理       | 很对口           | 4               |
| 21 | 韩国   | 52   | 否    | 是           | 37                  | 2 年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很对口           | 3               |
| 22 | 英国   | 45   | 是    | 否           | 93                  | 1 年      | 金融数学         | 比较对口          | 0               |
| 23 | 美国   | 39   | 是    | 否           | 48                  | 1 年      | 土木工程         | 很对口           | 1               |
| 24 | 英国   | 32   | 否    | 否           | 500 +               | 1 年      | 平面媒体设计       | 不对口           | 0               |
| 25 | 加拿大  | 59   | 否    | 否           | 20                  | 1 年      | 健康经济学        | 比较对口          | 0               |

注：很对口，指国外导师专业方向与国内专业属于同一个二级学科；比较对口，指国外导师专业方向与国内专业不属于同一个二级学科，但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不对口，指国外导师专业方向与国内专业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

下面，对表中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在国外导师的基本情况方面，32%的导师年龄在45岁及以下，32%的导师年龄在46~55岁之间，16%的导师年龄在56~65岁之间，20%的导师年龄在66岁及以上，如图2所示。华人导师占32%，有20%具有国家级院士称号。此外，80%的导师所属学校2020年QS世界排名在200名以前，且有9.6%的导师在排名前10的学校工作。

在留学专业对口程度方面，所调研样本的国外导师专业方向包括了电子、信息、物理、医学、控制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材料、数学、工程、设计、经济等多个学科大类，基本涵盖了教育部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确定的七大重点资助领域<sup>[9]</sup>。24%的学生表示国外导师专业方向与其国内所学专业很对口，60%的学生表

示比较对口，16%的学生表示完全不对口。

在研究成果产出方面，上述调研对象在留学期限内年人均发表SCI/顶级会议论文数为1.4篇。其中，导师为国家级院士的学生在留学期限内年人均发表SCI/顶级会议论文数为2篇，其他学生为1.25篇。通过跟踪研究发现，在联合培养结束后的2年内，学生通常还能有1~2篇甚至更多本领域的高水平论文产出。从导师年龄段来看，45岁及以下、46~55岁、56~65岁和66岁及以上的导师，其指导的学生在留学期限内年人均发表SCI/顶级会议论文数分别为1篇、1.56篇、1.25篇和1.9篇，如图3所示。从导师所在国家来看，美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导师指导的学生在留学期限内年人均发表SCI/顶级会议论文数为1.16篇，而其他国家为1.83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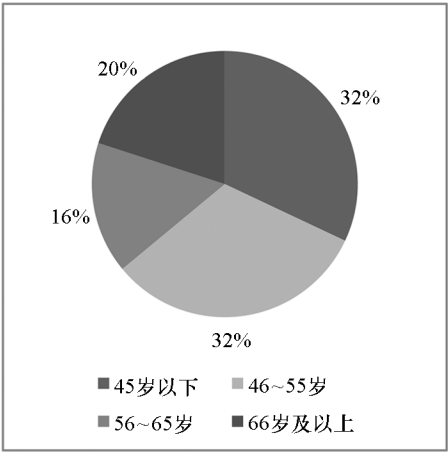


图 2 国外导师年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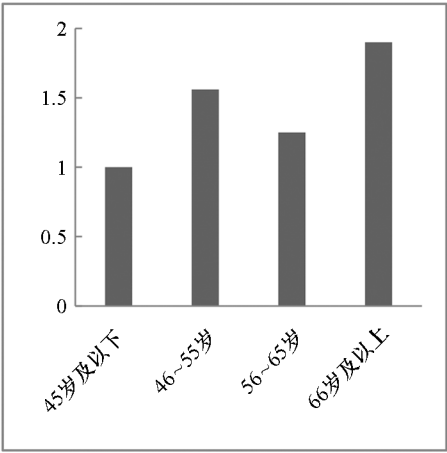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年龄段国外导师指导学生年人均发表 SCI/顶级会议论文数

上述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的现状和遇到的主要问题。接下来，将基于此调研结果和数据，分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给出思考和建议。

### 三、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时遇到的主要问题

#### （一）部分国外导师学术生命力偏弱

本文提到的学术生命力主要指国外导师在科研一线独立指导学生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获得创新成果的能力。调研结果显示，调研对象中有 32% 的学生其国外导师的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该年龄段的导师其知名度相对更高，且绝大多数已经是本领域的杰出学者，能与他们共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学生在国内学习阶段取得成果的一种肯定，学生也可以通过其学术影响力获得更多对外交流、展示学术成果的机会。尽管相比于国内 60 岁的退休年龄来说，国外导师的学术生命线更长（即在科研一线的工作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年龄过大的导师在学术生命力方面相对年轻导师普遍要弱。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具体科学问题的指导能力偏弱；第二，随着年龄增长，整体健康水平下降，对学生指导的完整性有影响。例如，导师年龄在 66 岁以上的学生一致表示，他们的导师基本只能对其研究的问题进行宏观方向的把握，而难以像其他年轻导师那样，对学生在深入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方面的问

题提出详细的建设性建议。虽然前述调研结果表明，年龄在 66 岁以上的导师指导学生年人均发表 SCI/顶级会议论文的数量相比其他年龄段导师指导发表的论文数量更多，但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表示，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与具体指导他们的年轻导师合作完成的。此外，第 6 位和第 12 位学生的导师在他们留学期间都曾生病住院 3 个月以上，后者的导师最终更是在其研究的关键阶段因病去世，致使这两名学生均出现了半年左右没有导师指导的“空窗期”，基本只能独自完成研究内容的攻关。

#### （二）国内外研究方向不一致性现象明显

尽管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选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理念之一是学习“一流专业”，但由于每年的选派人数较多，选派单位很难对学生国内外研究专业方向的一致性进行全面把控。本文的调研结果显示，仅有 24% 的学生表示其国外导师的专业方向与其国内所学专业很对口。另外，有数据表明，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其国外研究工作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相一致的比例仅占 39%，其余 61% 的学生均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他们中又有 21% 以上的学生其研究内容与原定内容完全不相关或需要大幅调整<sup>[10]</sup>。导致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内外研究方向一致性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自身工作强度较大等原因，部分学生的国内导师对于其确定国外导师一事的参与和介入度较弱，较少提供有效信息。因此，这部分学生往往是通过浏览国外名校网站中相关课题组的介绍来寻找导师，或通过查阅文献获取相关

专业导师的信息。但采用这种方式较难找到专业十分对口的“小同行”专家,且往往存在师生间前期交流不够等问题,因而学生出国后通常只能听从国外导师对其研究方向进行调整。

第二,对于那些国内所在课题组与本领域国外一流高校建立有长期联系和交流计划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国外导师专业方向不对口的问题,但由于目前联合培养制度缺乏学生国内与国外导师定期交流的机制,使得很多国内导师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出国后的具体情况。因此,现在的联合培养本质上还是偏向于国外导师的单方面培养。一旦国外导师认为学生不适合继续进行其国内原有研究或因项目等原因需要对学生的研究内容进行调整时,学生的国外专业方向与国内所学专业的关联程度就会大大减弱。

### (三) 国外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深度和广度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

从调研结果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学生在确定国外导师时会选择工作单位在美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导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语言障碍更小,更有利于学生在当地学习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国家通常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好的研究平台。

而部分国外导师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政策监管等原因无法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深度指导,无法教授他们前沿的核心理论和技术。这类问题常见于敏感专业,如核技术、导弹、微电子、遥感、新材料、信息安全、化学与生物工程等。

## 四、新时期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的思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为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深入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应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sup>[11]</sup>。随着国内研究基础和条件设施的长足发展,联合培养的主要任务已不仅仅是跟随国外知名专家学习知识和单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是更多地转向于建立长久的、优势互补的合作。同时,基于国外成果寻找国内科技发展的增长点,为促进国内急需的成果转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基于上述

规划导向,新时期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时应该着重考虑和了解如下方面。

### (一) 所选国外导师是否具有建立长久联系的可能

国家每年耗费巨资资助公派联合培养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利用留学生这一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与国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各个专业方向建立起广泛深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来看,有不少留学生在回国后就很少再与国外导师讨论技术内容,甚至完全失去联系。在本文的调研对象中,回国后每年与导师联系6次及以上的仅占8%,3~5次的占16%,1~2次的占24%,不联系的占52%。可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调研对象在回国后就没有与国外导师继续保持学术上的联系。

为进一步落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在选择国外导师时,我们认为,不应将联合培养看作是镀金学历的“一锤子买卖”,而应该对国外导师的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看该导师是否具有建立长久联系的可能。一方面,对国外导师的学术生命力进行调研,推算和评估其在学生学成回国后是否还能继续在科研一线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对国外导师即将承担的项目数量和经费进行调研,预测该导师是否有足够多的学术增长点进行后续合作。

### (二) 所选国外导师能否在理论成果的应用转化方面提供帮助

事实上,较多的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国外时都在进行前沿探索性的理论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的国外导师普遍理论功底扎实,具有深入挖掘理论算法的能力。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和支撑,并且推动应用转化和技术革新的进程。新算法、新理论的提出固然是前沿科技进步的直接表现,但一项经得起实测数据验证和工程应用推广的技术往往会比那些走在前面的理论成果更能适应现阶段社会的发展需求。

从实践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国内急需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调研所选国外导师是否能在理论成果的应用转化方面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调研的内容可以包括国外导师的在研项目类型,查看是否有较多涉及工程问题的项目,还可以查看其发表的论文中是否使用实测数据验

证其所提算法与理论。

### (三) 所选国外导师是否在政治立场上具有倾向性

我们认为,可以联系已在所选国外导师课题组学习过的其他中国学生,对国外导师的情况进行了解,客观地评判所选导师是否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

## 五、关于国外导师选择的建议

### (一) 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管理部门,掌握了各年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所选国外导师的几乎全部信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更好地指导学生今后进行导师选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可以基于这些信息建立公开的国外导师专家库,内容涵盖学生选择国外导师时感兴趣的各类条目,方便学生根据其关注的内容搜索合适的国外导师。同时,该数据库需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增加、删除和修改在册导师条目,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国外导师情况。此外,还可对每位在册导师设置学生交流平台,使后续的留学生能够借鉴往届留学生对该导师的评价。

### (二) 对派出单位的建议

派出单位作为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直接管理和依托单位,有必要对他们选择的国外导师做好第一阶段的把关和筛选工作。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国家公派联合培养的主要派出单位,其派出的学生规模通常较大,专业方向较为广泛。目前,对派出学生的筛选主要是由派出单位根据申请者的专业方向成立若干个专家组,对申请者的科研基础和所选国外导师进行综合评判,最终确定派出候选人员。该手段更多依赖于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对申请者及其申请材料的主观判断,尚缺乏统一的筛选标准。因此,我们建议派出单位内部可考虑制定国外导师选择标准,如考虑导师的年龄、职称、学术头衔等。对发表过顶级期刊/会议论文等的导师可优先选择或适度放宽要求。另外,对有过学术不端经历或反华政治倾向等问题的导师实行一票否决制。

### (三) 对学生的建议

学生作为留学派出的主体,是与国外导师交

流合作的直接对象。根据前面的调研结果和问题分析发现,46~55岁的国外导师相比45岁及以下和56~65岁的国外导师,能够指导学生产出更多论文成果(年人均发表SCI/顶级会议论文数分别为1.56篇、1篇和1.25篇),且大多具有比66岁及以上的国外导师更强的学术生命力。建议学生在专业对口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年龄在46~55岁的国外导师,特别是在国内名校担任过客座教授、所在学校与我国有长期合作交流计划的导师。此外,由于工作和时差等原因,学生的国内外导师之间直接联系的机会通常较少,因此学生在留学申请和留学期间需要做好国内外导师之间联系的桥梁,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以此来有效提高专业方向关联程度,减轻回国后的毕业压力,建立双方长效的学术联系。

## 六、结语

本文针对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国外导师选择这一问题,通过调研25名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情况,分析了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选择国外导师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并根据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要求和当前国际形势阐述了选择国外导师的若干思考与建议,以期为提高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EB/OL]. (2006-02-09)[2020-09-26]. [http://www.gov.cn/jrzq/2006-02/09/content\\_183787.htm](http://www.gov.cn/jrzq/2006-02/09/content_183787.htm).
- [2] 芒刺. 公派研究生,培养创新人才[J]. 教育与职业, 2007(10):82-83.
- [3]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2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受理单位一览表[EB/OL]. (2020-01-02)[2020-09-26]. <https://www.csc.edu.cn/article/1726>, 2020.
- [4] 孙伟,赵世奎. 联合培养博士的留学收益及影响因素分析[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7, 42(6):47-51.
- [5] 李元青. 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 领导科学论坛, 2017(23):57-59.
- [6] 杨俊刚,李骏,安玮. 国际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模式探索[J]. 中国科技纵横, 2016(8):255-256.

(下转第42页)

时效性和教研转化率。一是组织教研人员到部队代职锻炼。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优秀教员到部队代职锻炼，既可以让教员深度掌握部队和任务一线的实际情况，又可以让他们在贴近实战的情境下，向部队传播理论知识，组织现地交流讨论，研讨战役战术指挥流程，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的鲜活度。二是组织教研人员赴部队调研。结合授课和课题研究需要，组织教研人员赴部队调研，可以帮助他们快速了解掌握部队建设现状及备战打仗的重难点，构建“对接需求—联合攻关—实践验证—应用推广”的服务链路，促进教研成果与部队需求精准对接。三是组织文职人员跟队跟训。社招文职教员普遍文化素养高、学科基础理论扎实，是院校教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军事知识方面的短板弱项严重制约了教学能力的提高。为帮助其快速和部队对接，可以设立跟训制度，让他们和指挥类院校学员同吃同住、同学同考，全流程参加培训，加快熟悉部队熟悉院校速度，提升他们课堂的“战味”，让他们尽快从地方知识分子成长为军校优秀教员。

（三）让部队鲜活信息及时和院校对接

为提升指挥院校教学与部队的贴合度，院校要采取多种方式，把部队的资源引入教学实践，让带“火药味”的知识直接进入课堂。一是邀请部队一线指挥员来院校授课。对部队备战打仗实践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一线指挥员。院校可以定期邀请机关和部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指挥员进行授课，请他们介绍部队战备训练的新动态。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把部队当前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抛出来，引发大家思考。二是积极推行

教官制。吸纳部队优秀指挥员来院校任职。让懂打仗、有作战训练实践经验的部队领导施教，是加快推进院校与部队对接的有效手段。教官进入院校后，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把备战打仗一线鲜活经验带入课堂，把军事斗争准备实践成果融入教学科研，帮助学员实现理论与实践贯通、课堂与战场衔接，进一步推动教学科研向部队靠拢、向打仗聚焦。三是常态建立“带问题入学”制度。纵观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军队院校应当常态建立“带问题入学”制度，要求学员“带着问题来培训、带着答案回部队”。学员入学后，院校可以将其带来的问题分类整理，让教研人员根据学科专业认领，然后在教学中针对性破解难题。如此，既可提升学员参与教学的热情，也可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真正帮助部队解决备战打仗中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视察陆军步兵学院时强调：全面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N]. 解放军报,2019-05-22(1).

[2] 李延华.新时代军事教育的科学指南[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22.

[3] 吕云峰.新编军队院校教育学[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9:179-200.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责任编辑：高 娟）

（上接第 32 页）

[7] 马万华,张琳娜.“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转型研究:以“高水平”公派留学项目为例[J]. 高校教育管理,2019,13(5):1-7.

[8] 陈婧.改革开放 40 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政策逻辑分析[J]. 全球教育展望,2018,47(7):91-102.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 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拔简章及附件、项目指南[EB/OL]. (2003-01-05) [2020-10-03]. <http://www.moe.gov.cn/srcsite/>

zsdwxxgk/200301/t20030105\_62531.html.

[10] 何峰,胡晓阳,贾爱英.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留学成效初探:基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考察和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6):51-55.

[11] 常凯,赵艳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思考[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1(6):102-105.

（责任编辑：邢云燕）